

城市表情

雷媛媛

不期而至的温暖

早上上班的时候,手机忽然响起来。打开短信,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一行简短的字:“冬至快到了,你那里的冬天冷不冷?”我回复短信:“请问你是哪位?”停了片刻,那边回过来短信。看了短信才知道,原来给我发短信的是多年前一个同事。

坚持下来了。现在新疆天还没亮,他躺在床上听外面寒风呼呼刮着,想着冬至快到了,忽然很想吃水饺。就想起上班那年,冬至那天和同事一起在我的宿舍包饺子。他记得白白胖胖的饺子在锅里翻滚的样子,记得同事们围着炉子等饺子出锅的谗相。他还说,当年我围着围裙包饺子的样子很贤惠。他只是凭着记忆中的号码碰碰运气,没想到这么多年我竟然没换号码。

发了几个月的辞职了。只是听说他去了新疆,却从来没联系过。如果不是今天发短信,也许永远都不会想起他。那年冬至,上班的时候有些伤感地说:“我妈说冬至不吃饺子,这个冬天就会冻坏耳朵。”可惜离家远,今年冬至吃不到饺子。”后来有同事提议包饺子,我们买了肉和菜,在我简陋的宿舍包了一顿饺子。饺子的味道我早忘了,只是依稀记得几个同事一起包饺子,那个冬至过得很开心。

这么多年过去了,在这个寒冷的清晨,他竟然想起我。看着不期而至的短信,有一股温暖掠过心田。那感觉好似春天的风吹过了湖边的柳,轻柔的柳枝拂过平静的湖水,有涟漪层层荡漾开来。生命是由一段一段的岁月连起来的,在一段一段或长或短的岁月里,总有一些人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在我们的生活里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却只是因为一个特别日子里的一个生活片段,隔着遥远的时光,忽然想起对方,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花季雨季



张金刚

被妻子包装

下班路上,碰到以前的一位老同事。羽绒服,口罩,将他捂得严严实实,瑟缩着躲在墙角的阳光里。原来,她正等老公出来,去帮他买过冬的棉鞋。言语中,透露着一种关切的温暖。

皮鞋,连袜子、鞋垫,都不惜重金,统统重置一新。最后还特意购置了男士专用洗面奶,说是能治我的青春痘,开始长期的深层次护理,叫我再“不爱面子”。一天下来,我是累得晕头转向,而妻子却热情高涨。也许,在她的意识里,这为人妻的角色转换,就是从包装老公开始的。

心灵驿站

当“首席听众”

何宇翔

一位出轨的朋友对我说,他妻子工作很累,要他别把工作上的事带到家里来说,而他在一个部门任职,有太多不能自我排解的烦恼,既然妻子不爱听,他就闷在心里,久而久之,他就在外寻找倾诉对象,这对象无疑就是寂寞的女人。一个烦闷,一个寂寞,正好契合,就这么出轨了。

可是,很快发现妻子比我精简,非要三个字表达的,也是一字解决,如“是”、“没”、“嗯”,而且凡事都不与我商量。我纳闷,就对一个哥们倾诉。哥们说我妻子一定有情况,他还现身说法,说他婚前追过的一位女子,前段时间总是找他聊天,说家里那个“充耳不闻”的男人简直形同虚设,怎么当初自己放着这个爱侃的男人不要,偏捡了个哑巴呢……说得一声三叹,仿佛在捕捉红杏出墙的机会。可她丈夫也是他的朋友,朋友妻不可欺,他就暗示朋友多与她交流,后来,她就没找他了。哥们总结:凡只限于夫妻间说的话,身为丈夫或妻子若不想

人在途中

我和房子的故事

申朝虹

我是上世纪70年代人,很幸运的,上班时赶上了分房的末班车。分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子,大约40平方米。80年代的房,暗厨暗卫,中午在厨房做饭也得开着灯,卫生间黑黑的,窄窄的,只能容纳一个人活动。但客厅和卧室都是朝阳的,天晴的时候,阳光洒满房间,暖暖的,让人感觉特别温馨。

低,靠两边父母的赞助,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积蓄,我们又买了一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刚买完房子,手头紧,所以装修得特简单。装修完一个月,我们就入住了。孩子那时才三岁多,没过几个月,得了一场怪病,免疫力出现问题。幸亏抢救及时,才没有出大的问题。这套房子是我们的伤心地,没住两年,我们很快卖掉它,选择了新的居处。

这情景,不由想起了我。不知多少次,妻子也是这样站在单位门口,等我过去试衣服,然后由她砍价去买。看来,妻子主动包装老公,已然成了普遍现象。每次换洗衣服,妻子都会兴奋地说:自从娶了我之后,你看你,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都是经我一手设计、包装起来的。她自豪,我幸福。

也是,单身时的自己,迫于生计,根本舍不得买新衣,一件穿几年,是常有的事。偶尔狠心买衣服,也是在商场里躲躲闪闪;因眼光不对买不到入流的衣服不说,还经常因拙嘴笨舌挨骂多冤枉钱。

晚上下班,看到儿子正在踢毽子,便问他:“你作业做完了吗?”“早写完了。”儿子一边踢,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检查了吗?”我继续问。“哎呀,真啰嗦!”儿子极不情愿地回到书桌旁。“好了,检查完了,看吧。”还没有两分钟的时间,儿子便交了差,继续玩手里的毽子。说心里话,儿子对待做作业总是敷衍了事的态度早就令我十分反感,借此,我得好好说说他。

万家灯火



真听讲,有时候还和周边的同学交头接耳。我一把推开了房门,厉声责问道:“你今天上课都干什么了?”“没有啊?”儿子回答。“老师讲了什么?”“听懂了!”儿子说。“听懂了作业做成这样?”说着,我给了他一巴掌。

给他道歉。我一下子怔住了,抬起的手停在了半空。这时,正巧父亲从外面回来,听到动静,立马推开了房门。在父亲的讲解下,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儿子听明白了。父亲责怪道:“你就不能耐心一点?你要给孩子道歉。”“我能给个孩子道歉?”我不服气,但嘴上有些软了。静下心来,我反思,也许我的讲解方法真是有些欠妥。儿子做完作业,一脸落寞地洗漱,再一声不响地回到房

间睡觉,没有跟我讲一句话。这个夜晚,我彻夜难眠。我对自己的火爆行为感到深深的自责。第二天一大早,我开车送他上学,他仍不愿理我。“还生妈妈的气呢?”我揉了揉他的头,讨好道。儿子生硬地甩开了我的手,径直打开车门上了车。一路上,我们彼此无语。晚上回到家后,看到儿子正在听英语磁带,我走过去,轻声道:“妈妈昨天的态度不好,对不起儿子。”儿子抬起头,一脸惊讶地瞅着我。“对不起,妈妈错了。”我真诚地给孩子道歉。“妈妈,我上课真的听懂了,但是做作业的时候有点糊涂了,现在我全都懂了,而且,我原谅你了。”儿子一脸诚恳地伸出了右手。第一次这么正式地与儿子握手,我感觉暖暖的。

慧善的童年应该是很幸福的。她到二十岁时才知道真实情况,那个时候她已经长大成人了,一直把亲妈妈当成舅妈,而把她的姑姑当成亲妈妈,一直到姑姑1966年去世为止。

慧善和伟东是在他们结婚后一起搬进这套房子的。它是伟东父亲留下的遗产,四合院和一般的北京高房子不同之处是,它只是平房,院子四周都有屋子,伟东和他的妹妹各占一半。慧善结婚后,前后一共生了三个女儿,因而房子显得特别紧张。慧善是个很有成就的机械工程师,会说流利的英文,还会点日文和德文。但她胆小,是个多愁善感的贤妻良母,还经常客串唱戏。她最讨厌政治,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她的丈夫,是日本帝国大学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返回中国后本想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为祖国效劳,在国家建筑工程部一个下属单位做总工程师,负责住宅建设和城市规划,最初几年一切很好,但是随着中国各项政治运动的开展,一个爱说话的知识分子,无论他有多大的学问,总是不被领导喜欢的。他没有加入共产党,共产党不会要这么一个出身“不好”,只沉醉于自己的专业、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命运越来越不济,最后被迫提前退休。自那以后,他只能在老家靠国家给的一点微薄的养老金和做些技术翻译赚稿费来过活。

伟东说话很冲,常常语惊四座,为此慧善常常担惊受怕,怕邻居会打他们的小报告。“现在不会再害怕外国人来访了吧?”慧善点头说:“你说得对,但是你怎么知道历史是不是会重演呢?”隔了不久,敏谦、迪谦、外甥小锋和他的妻子范冰都来了。“这种四合院的老房子夏天倒凉快,但是冬天可真冷啊。”哥哥迪谦感叹地说。他不但没脱棉衣,连帽子都还捂在头上。慧善亲热地把他的手臂搭在哥哥的肩上。“今天有北京烤鸭,”慧善宣布,“伟东为了买这个烤鸭排了几个钟头的队,鸭买回来了,但是甜面酱忘了,他得第二次排队去买甜面酱。”“吃饭啦。”女儿晶晶嚷道。桌子旁边放着个煤气灶,给我们带来些温暖。丰富的食物再加上几杯酒下肚,两个房间都显得暖和起来,我们脱下了大衣。晚饭后,慧善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纸箱,里面放着许多老的信件和照片。有慧善穿着很漂亮夏装的,戴着白手套在颐和园游玩的照片,有慧善和她的一些女友在一个生日晚上穿着丝绸衣服的照片,也有慧善穿着橡皮鞋的照片。



到多大的迫害,也没有人来抄过她的家。这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慧善,你把这些照片都带到德国去复印,但是千万要小心啊,这是我们唯一剩下的照片了。”慧善说。慧善默默地看着这些照片,忽然轻轻地:“我看,现在该是我向你们谈谈以前发生的一切的时候了。”没有人回答他,大家都静静地看着他。

慧善的出逃给全家带来了不幸,这点你们比我更清楚。”慧善说,“当时发生的一切是那么的快,到现在,想起来我都有点后怕。你们也知道美珍和我,被人为地分开了将近十年,我调回北京前,她又调到山西太原,分隔如此长久,两人关系很紧张,每次她从山西回来就吵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她最后一次回北京,发现我和我娘过去的女学生阿德合影,你们也都认识她的。我承认自己移情别恋,并向她公开地表示,这样不断地争吵,我再也不能忍受,说咱们不如离婚吧!她一怒之下,把状告到了我单位的造反派,说我乱搞男女关系。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派斗争中互相攻击,把对方搞臭的最好武器。我在单位里再无立足之地,我再也不愿被送到青海去受第二遍苦了。

“当我发现再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能性是很难再避免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因此当我发现了一本日本护照的时候,我想为什么不能冒险一试呢?如果我假冒不成,最多也就是一死,被军警一枪打死的话不是更痛快些吗?”慧善在叙述过程中,中断了好几次,痛苦地回忆使他声泪俱下。我在这时不知所措,只好用德文来安慰慧善,用手搂住他的肩。但是我又想,这样的最好,让他把心中的痛苦全都倾诉出来,总比一直憋在心里要好得多。慧善将他长长的故事说完,夜已经深了。大家先是沉默,然后唏嘘着坐在那里喝茶抽烟。整个气氛是那样地压抑,我已经觉得连气都要喘不过来了。迪谦还是那样一直叹着气,敏谦和慧善一言不发,晶晶和我越靠越近。我看了看她,忽然她绽开微笑对我说:“告诉我,你是怎么和慧善舅舅认识的?”我一时无言以对。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下,我怎么和她讲我们的恋爱经过呢?于是我对她点点头说:“我以后告诉你,但是现在。”“告诉我吧,你看大家都那么难过,让我们都高兴一点吧。”晶晶恳求地说。“对。”慧善也插话说来,“晶晶有道理,我们应该把过去难过的事情忘掉, Petra,来,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即使是一直垂丧着脸的敏谦,也突然微笑着对我说:“Tell us your love story.”“谈谈你们的恋爱史。”就在这时,大家都高兴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是啊, your love story.”“您也有这样漂亮的衣服吗,舅妈?”她边问边打量着我身上的牛仔裤,虽然那是新的,但是并不那么耀眼。慧善又变戏法似的从床下拿出第二个纸箱,翻出了一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相册簿,里面有慧善和他兄姐的照片,这对慧善来说太珍贵了,因为他们的照片早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销毁了。慧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没有受

连载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敬爱和感谢过我们的市政府,真的。虽然萧白还是一样的辛苦,但压力比之前小多了,他也不用再为钱发愁了。还有萧白救过的那个孩子,他父母后来并没有找萧白的麻烦。人都是有良知的,我相信这点。不过那孩子的父母也没有向萧白表达过谢意,可能是忘了,也可能是太忙。不过萧白并不在意,真心帮人原本就不求回报。下班后萧白并没有回家,因为现在他所有的病人都在医院里,他不用急着赶回去加班。萧白和我,还有那八个刚回家的宝贝,一起去帮雨默过了生日。雨默很开心,她许了个愿,吹灭了蜡烛。我们开始分蛋糕吃,她将一块巧克力奶油刮到了我的鼻子上。我又从鼻子上刮下来,放到嘴里。“甜!”我说。然后雨默就咯咯笑了起来。“有什么好笑的?”我问。“因为你很好笑嘛。”她答。“哦。”我说。她笑着笑着,眼泪下来了,她看

着我,郑重地说了一句:“谢谢!”我赶紧递了纸巾给她。“谢谢!”她又再说了一次。我知道人在最高兴的时候会哭,只是不知道她的眼泪是因为高兴,还是又想起了她的丈夫陶陶。最可惜的情是死人,因为你永远无法将他打败,萧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回到精神病院,是因为这里还残留着苏雪的味道,还能看到苏雪的影子。他为了苏雪,谢绝了一切暧昧,囚禁着自己的感情来赎罪。我不知道苏雪还会在萧白的心里住多久才肯真正离去,萧白到什么时候才能宽恕自己。我也不知道我和雨默的故事,会是怎样一个结局。我很茫然,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对雨默的感情算不算爱。为什么运动会安排我在这里和雨默相遇,为什么要让我再次遇到她,难道真的有命中注定吗?还有那个连环杀人犯,他又是谁……完 重庆出版社出版



精神科医师 李林麒

本版插图 涛涛